

外国戏剧百年精华

waiguoxijubainianjinhua



BAI

NIAN

DIAN

C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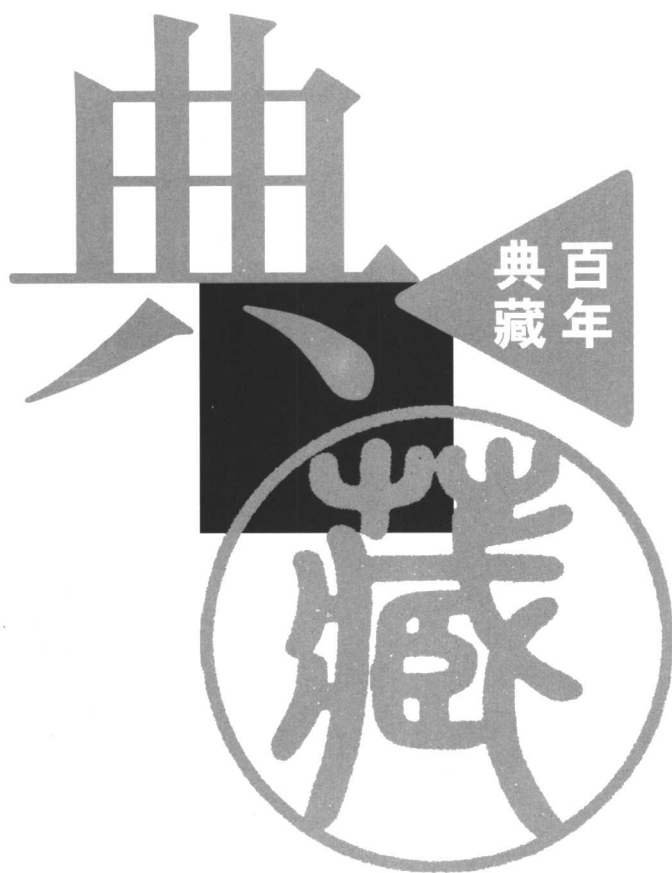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
典藏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aiguoxijubainianjinghua

外国戏剧百年精华



下

目 录

- [美国]阿瑟·米勒
推销员之死 陈良廷 译 1
- [瑞士]马克斯·弗里施
毕德曼和纵火犯 马文韬 译 106
- [法国]欧仁·尤内斯库
椅子 黄雨石 译 175
- [美国]田纳西·威廉斯
“欲望号”街车 马爱农 译 225
- [瑞士]弗雷德里希·迪伦马特
老妇还乡 叶廷芳 译 325
- [意大利]达里奥·福
只有一个女人 吴 洪 译 417
- [英国]约翰·奥斯本
愤怒的回顾 黄雨石 译 436
- [英国]哈罗德·品特
看门人 王改娣 译 533
- [西印度群岛]德里克·沃尔科特
猴山上的梦 祈 琮 译 601
- [英国]阿诺德·威斯克
四季 汪义群 译 673
- [美国]萨姆·谢泼德
被埋葬的孩子 苏红军 译 715

阿瑟·米勒

米勒(1915—) 美国戏剧家,生于纽约市哈莱姆区,接受了很好的教育;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戏剧写作,但未引起人们注意,直到《全是我的儿子》一剧问世,才确定了他戏剧家的地位。

一九四九年他写出了《推销员之死》,成为“二战”后美国最轰动的剧本,当年获得纽约剧评最佳戏剧奖和普利策奖。此剧上演后盛况空前,连续演出七百四十二场,并很快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,阿瑟·米勒因此成为世界级剧作家。他的主要剧作除了上边提到的两部,还有历史剧《严峻的考验》、《堕落之后》、《桥头眺望》、《维希事件》和《代价》等。

米勒深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,一直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,注意揭示社会重大问题,表现人的理智、性格、道德和责任感。

《推销员之死》里的推销员威利·洛曼,三十多年来辛辛苦苦为公司推销货物,一直以为自己发财,以此激励自己,教育儿子。但是随着他变老,他发现自己的发财梦破灭了,两个儿子也因为他不切实际的教育变得一事无成,追求享受,拈花惹草。梦破灭了,他决定策划自杀,获取保险金。可他推销的生意越来越难做,新老板把他解雇了。儿子又把他们父子不和的结症揭穿,他的精神彻底垮掉,开车自杀。

剧本的主题被美国人蔑称为它是“一枚精心埋藏在美国精神大厦里的定时炸弹”。即使主张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,也因米勒的戏剧总是揭露得太深入,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影响下,米勒受到罚款和一年徒刑的迫害。一九七八年他偕夫人首次访问中国;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把《推销员之死》搬上舞台,成为中国戏剧界的一件大事。

推 销 员 之 死

剧 中 人 物

威利·洛曼	查利
林达	本大伯
比夫	霍华德·华格纳
哈比	詹尼
伯纳德	斯坦利
女人	福赛思小姐
莱塔	

〔剧情发生在威利·洛曼的家里和院子里,以及他常去的当代纽约和波士顿各地。

第 一 幕

〔一支笛子独奏曲悠扬可闻。笛声细弱,娓娓动人,表达出草木和天地的自然情景。幕启。

〔面对我们的是推销员的屋子。我们意识到屋子后面以及四周密密层层的都是高耸入云、有棱有角的大楼轮廓。只有天际泛出的蓝色清辉洒落在屋子和前台上;周围地区呈现出一种橙红的炽热灯光。随着灯光越来越强烈,我们看到一排公寓房子那结构坚实的拱顶围着这幢外表脆弱的小屋。这地方弥漫着一股梦幻的气氛,一种来自现实的梦境。舞台中心的厨房似乎还真实,因为厨房里有一张炊桌,三把椅子和一只冰箱。可是看不到别的厨房用具。厨房后面是门口,挂着门帘,通起居室。厨房右边,高出舞台平面两英尺的是间卧室,家具

只有一张铜床和一把靠背椅。床头上方一个搁板上搁着一个体育比赛的银质奖杯。一扇窗子正好朝着公寓房子的侧面。〔厨房后面，高出舞台平面六英尺半的是儿子的卧室，眼下简直看不大清楚。隐隐只见两张床，卧室后面是一扇老虎窗。（这间卧室就在那间看不见的起居室的楼上。）左边有座楼梯从厨房弯上这间卧室。

〔整个场景全部是透明的，或者有些地方部分透明。屋顶的外形只见轮廓；在屋顶下边和上边都看得到公寓房子。屋前是台口，弯出前台，直通乐池。这块舞台前区不仅是威利一切幻想场面和城里情景的演出场所，而且也作为屋子的后院。凡是剧情发生在目前，演员必须遵守想象中的墙壁界限，只能由左侧的门走进屋子。但在过去的场景里，这些界限都打破了，剧中人物出入房间可以任意“跨过”一堵墙走上前台。

〔推销员威利·洛曼从右边上场，拎了两只大样品箱。笛子继续吹奏。他听到笛声，但并不注意。他已年过六十，衣着朴素。甚至在他穿过舞台走到屋门口时，就一望而知他已筋疲力尽。他开了门锁，走进厨房，谢天谢地地放下手里的箱子，揉揉酸痛的掌心。不由松了口气，嘴里嘀咕着“哎呀呀，好家伙！哎呀呀，好家伙！”他关上门，随即跨过挂着帘子的厨房门口，把箱子拎进起居室。

〔右边，他的妻子林达在床上一骨碌翻起来。她起了床，穿上睡袍，竖起耳朵听着。她的脾气经常很好，对威利的行为已养成一种竭力容忍、听之任之的态度。她十二分地爱他，她钦佩他，仿佛他那反复无常的性情，他的脾气，他那海阔天空的梦想和无心流露的刻毒癖性对她只是露骨的暗示，提醒她在他内心里翻腾着一股渴望，这种渴望她也有，只是缺乏表达这股渴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激情罢了。

林 达 （耳听得威利在卧室外，有点惶恐不安地喊着）威利！
威 利 好了，好了。我回来啦。

林 达 怎么啦？出什么事？（稍停一下）出什么事了吗，威利？

威 利 没，没出事。

林 达 你没撞坏汽车吧？

威 利 （不由恼火了）我说了没出事。你没听见我吗？

林 达 你觉得不舒服吗？

威 利 我累得要死。（笛声消失。他在床边挨着她坐下，有点僵硬）我事情没办成。怎么也办不成，林达。

林 达 （非常小心、体贴）你整天在哪里？你气色很不好。

威 利 我到了扬克斯^① 过去一点。我停下车去喝杯咖啡。也许是咖啡作怪。

林 达 什么？

威 利 （稍停）忽然间我再也开不了车。汽车一直开上了路边，你知道吗？

林 达 （帮着找原因）啊，也许是方向盘又出毛病啦。我想安吉洛不见得会开史蒂倍克^②。

威 利 不，是我，是我。忽然一下子我明白过来，我一个钟头竟开了六十英里，我记不得最后五分钟是怎么开的了。我——我觉得好像不能专心开车了。

林 达 也许是你的眼镜作怪。你又不肯去配新眼镜。

威 利 不，我什么都看得见。回来时我一个钟头开十英里。从扬克斯开来差不多花了我四个钟头。

林 达 （委曲求全）得了，你非歇会儿不可。威利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威 利 我刚从佛罗里达回来。

林 达 可是你的脑筋不休息。你用脑过度啦，脑筋是要紧的，亲爱的。

威 利 我早上再出发。也许到了早上我会觉得好些。（她脱掉

① 扬克斯(Yonkers):纽约州东南小城市,在赫德逊河东岸。

② 史蒂倍克(Studebaker):美国名牌汽车。

他的鞋)这些该死的主要老买主可把我坑死了。

林 达 吃片阿斯匹灵。要我给你拿片阿斯匹灵吗?吃了就会好的。

威 利 (惊讶)我一路开过来,你明白吗?我很好。我居然还欣赏风景呢。你想想看,我一生中每星期都在路上看风景。不过那一带地方的确很美,林达,树木真密,太阳又温暖。我打开挡风玻璃,就让温暖的空气给我洗个澡。不料一下子我竟离开了车道!说真的,我完全忘了自己在开车。要是我超出了白线开到对面的道上,说不定会压死什么人呢。所以我就再开下去——过了五分钟我又做梦啦,我差点——(他用两个指头贴住眼睛)我有那么种想法,我有那么种奇怪的想法。

林 达 威利,亲爱的。再跟他们谈谈。为什么不让你在纽约工作,那是说不过去的。

威 利 纽约不需要我。我是新英格兰人。新英格兰可少不了我。

林 达 可你有六十岁啦。他们可不能要求你每星期都去到处闯呀。

威 利 我得打个电话到波特兰去。明天早上十点钟我说定要去见布朗和莫里森,给他们看看货。他妈的,我卖得掉!(他动手穿上茄克衫)

林 达 (夺过他的茄克衫)你明天为什么不直接到那地方去,跟霍华德说你干脆就在纽约工作?你太迁就了,亲爱的。

威 利 如果华格纳老板活着,现在我早就在纽约独当一面了!那人是个商界老手,是个手腕高明的人。可是他的那个儿子,那个霍华德,他不懂行。我头一回北上的时候,华格纳公司竟不知新英格兰在什么地方!

林 达 你干吗不把这些事情说给霍华德听听,亲爱的?

威 利 (受到鼓励)我会说的,我肯定会说的。还有奶酪吗?

林 达 我给你做一份三明治吧。

威 利 不,去睡吧。我要喝点牛奶。我马上就好。孩子在吗?

林 达 他们正睡觉呐。哈比今晚带比夫去赴约会了。

威 利 (感到兴趣)是吗?

林 达 看到他俩一个挨着一个,在洗澡间里一起刮胡子真叫人高兴。两个还一起出去。你闻到了没有?整个屋子一股刮胡子的香液味。

威 利 只要一猜就猜得出来。为了付清房金干了一辈子,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。可里面没人来住。

林 达 唉,亲爱的,人生就是一场空忙呀。一向是如此。

威 利 不,不,有人——有人还是有成就的。今天早上我走了以后比夫说什么?

林 达 你不该批评他,威利,尤其是他刚下火车。你不应当对他发脾气。

威 利 我到底几时发过脾气了?我只是问他是不是挣了钱啦。这算批评吗?

林 达 可是,亲爱的,他怎么挣得到钱呢?

威 利 (又恼又火)他身上有股摸不透的情绪。他变成一个喜怒无常的人。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他赔不是了吗?

林 达 他垂头丧气的,威利。你知道他对你多么钦佩。我想要是他找到自己胜任的工作,你们父子俩就会更加高兴,不再吵架。

威 利 他在牧场里怎能找到胜任的工作?这算生活吗?当个牧场工人?开头,他年轻的时候,我寻思着,好吧,一个年轻人,到处流浪,各种各样的活都干,对他有好处。可是如今过了十多年,他还是一星期挣三十五块钱!

林 达 他在找自己胜任的工作,威利。

威 利 三十四岁还找不到自己胜任的工作,真丢人!

林 达 嘘!

威 利 毛病就在于他懒惰,他妈的!

林 达 威利,请别说了!

威 利 比夫是个懒汉!

林 达 他们在睡觉。找点东西吃吃。下去吧。

威 利 他回来干什么？我倒想知道是什么风把他吹到家里来的。

林 达 我不知道。我想他还在彷徨，威利。我想他很彷徨。

威 利 比夫·洛曼在彷徨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，一个如此颠倒众生的年轻人居然会彷徨。而且是这么一个卖力干活的人。比夫这个人不管怎么说吧，倒是不懒。

林 达 一点不懒。

威 利 （动了恻隐之心，下了决心）我明儿早上要找他；我要跟他好好谈谈。我要给他找件事干。他立刻就可以出人头地。天哪，还记得他在中学里人家一直围着他转吗？只要他朝其中一个人笑笑，大家就满面春风。只要他在大街上一走……（他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）

林 达 （想法把他从回忆里拉出来）威利，亲爱的，今天我给你弄了一种新的美国式奶酪。是搅拌过的奶酪。

威 利 我喜欢吃瑞士奶酪，你干吗偏偏去弄美国奶酪？

林 达 我只是考虑你想换换口味——

威 利 我不想要换口味！我要吃瑞士奶酪。干吗老是跟我抬杠？

林 达 （借笑掩饰）我还以为这会叫你意外高兴一场呢。

威 利 天哪，这儿怎么不开扇窗子啊？

林 达 （无限耐心）窗子全开着呐，亲爱的。

威 利 人家在这儿把咱们困成这个地步。砖墙啊，窗子啊，窗子啊，砖墙啊。

林 达 可惜咱们没把隔壁那块地买下来。

威 利 街上到处挤满汽车。邻近一带连口新鲜空气都吸不到。草也不再长啦，后院里连胡萝卜都种不活啦。可惜没有一条反对造公寓房子的法律。还记得外面那两棵好看的榆树吗？那时节我和比夫还在两棵树间挂上秋千来着。

林 达 是啊，真像离开城区一百万里地似的。

威 利 可惜没把砍倒那些树的营造商抓起来。他们在邻近一带大砍大杀。(出神)我越来越想念那些年月啦,林达。现在当令的是紫丁香和紫藤。接下来牡丹也要开啦,还有水仙花。这屋里有多香啊!

林 达 唉,说到头来,人总得搬家。

威 利 不,如今人越来越多了。

林 达 我倒看不出人越来越多。我看——

威 利 人越来越多!国家败就败在这点上!人口控制不了。竞争激烈得叫人发疯!闻闻那座公寓房子一股臭味!还有另一边那座……叫人家怎么能搅拌奶酪啊?

[威利念到最后一句台词时,比夫和哈比在床上起了身,听着。]

林 达 下去吧,尝尝。别出声。

威 利 (内疚,向林达转过脸来)心肝儿,你是不是为我担心啊?

比 夫 怎么回事?

哈 比 听着!

林 达 你操心的事太多啦。

威 利 你是我的命根子,我的主心骨,林达。

林 达 你就尽量放心吧,亲爱的。你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

威 利 我再也不跟他吵啦。要是他想回得克萨斯去,让他去吧。

林 达 他会找到路的。

威 利 那还用说。有些人就是大器晚成。我看,像爱迪生。或者古德里奇^①。其中一个还是聋子呢。(他移步向卧室门口走去)我要在比夫身上花本钱。

林 达 呃,威利——要是星期天暖和,咱们开车到乡下玩玩去。咱们打开挡风玻璃,吃顿野餐。

威 利 不,新车上的挡风玻璃开不得。

林 达 可你今天打开了。

^① 古德里奇(B. F. Goodrich, 1841—1888):美国物理学家和橡胶制造商,古德里奇(旧译固特异)橡胶公司创始人。

威利 我？我没打开。（他住了口）嘿，怪不怪！这事多么离奇——（隐约听得笛声，他大吃一惊，慌忙中打断了话头）

林达 怎么啦，亲爱的？

威利 这真正是最最离奇的事。

林达 怎么啦，亲爱的？

威利 我想起了那辆雪佛兰汽车^①。（稍停一下）一九二八年……那时我买了那辆红色的雪佛兰车——（突然停住）希奇不希奇！我敢打赌，今天我开的正是那辆雪佛兰车。

林达 这个嘛，没什么。一定是什么事情勾起了你的回忆。

威利 离奇。活见鬼。还记得当年那些日子吗？比夫经常给汽车打蜡那股子劲？汽车商死也不信那辆车开过八万英里了。（他摇摇头）嗨！（对林达）合上眼吧。我马上就来。（他走出卧室）

哈比 （对比夫）天哪，兴许他又撞车了！

林达 （在威利后面喊着）楼梯上当心，亲爱的！奶酪在当中的搁板上！（她转身，走到床前，拿起他的茄克衫，走出卧室）

〔灯光在两个儿子的房间亮起。只听得威利在自言自语，“八万英里，”说罢哈哈一笑，但不见人。比夫起了床，朝舞台前方走几步，聚精会神地站着。比夫比他弟弟哈比大两岁，体格健壮，但在那些日子里却带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样子，而且不大有自信心。他的成就不如哈比，理想比哈比的远大，但不如哈比的容易实现。哈比高大而魁伟。男子气是他身上的明显特色，或者说不少女人所发现的一种气味。他像哥哥一样彷徨，只是方式不同，因为他从来不让自己正视挫折，因此也就更加糊涂，更加顽强，虽然看上去更加心满意足。〕

哈比 （起床）要是他再这样下去，驾驶执照就要吊销啦。不瞒你说，比夫，我真是替他担心。

比夫 他的眼睛不好。

^① 雪佛兰(Chevrolet):美国名牌汽车。

哈 比 不，我跟他一起开过车。他眼力好得很。他就是心不在焉罢了。上星期我跟他开车到城里去。碰到绿灯他停车，换成红灯他倒开走了。（他笑了）

比 夫 也许他是色盲。

哈 比 爸爸吗？咳，在这门行业里就数他对颜色的鉴别眼光最好，这你也知道。

比 夫 （在床上坐下）我要睡啦。

哈 比 你跟爹不再闹别扭吧，比夫？

比 夫 我看，他的气全消啦。

威 利 （在他们楼下的起居室里）一点不错，八万英里——八万二千英里！

比 夫 你抽烟吗？

哈 比 （掏出一包香烟）来一支？

比 夫 （拿一支烟）我一抽烟就睡不着。

威 利 嘿！这蜡打得多地道啊！

哈 比 （流露深挚的感情）真希奇，是吗？比夫！咱们又睡在这儿啦？还是老早的床。（他充满深情地拍拍床）还有咱们连床夜谈说过的那么些话，呃？咱们的全部生活啊。

比 夫 是啊。多少梦想，多少计划呵。

哈 比 （威武地嘿嘿一笑）大概有五百个女人希望了解咱们在这间房里说些什么吧。

〔两个人一起轻松地笑了。

比 夫 还记得住在布希维克大街那个大块头贝茜吗——她到底姓什么来着？

哈 比 （梳头）牵着牧羊狗的！

比 夫 就是她。我把你带到那里去的。还记得吗？

哈 比 记得，我想——那还是我头一回呢。哎呀呀，真是一头猪！（他们近乎粗野地大笑）我对女人的知识都是你教的。这一点可别忘了。

比 夫 我看你准是忘了自己过去多容易害臊。特别是见了姑

娘。

哈 比 唉呀，我见了姑娘还是容易害臊，比夫。

比 夫 嗨，别胡说。

哈 比 我只是没轻易流露出来罢了。我想我越来越不害臊了，你倒越来越害臊了呢。怎么啦，比夫？过去的脾气呢？过去的胆量呢？（他摇着比夫的膝盖。比夫站起身，不安地在房里走来走去）出了什么事？

比 夫 为什么爹老是笑我？

哈 比 他不是笑你，他——

比 夫 凡是我说什么话，他脸上总带着嘲笑的味儿。我无法接近他。

哈 比 他只是想要你做出成绩来罢了。比夫，我早就想跟你谈谈爹的事。他——出了什么事啦。他——老是自言自语的。

比 夫 今天早上我看出来了。不过他一向爱嘀咕。

哈 比 可没这么明显。我送他上佛罗里达时搞得好狼狈。你知道怎么着？原来多半时间他在跟你说话呢。

比 夫 他说我什么啦？

哈 比 我听不懂。

比 夫 他说我什么啦？

哈 比 我想实际上是因为你还没安定下来，你还是有点上不沾天、下不着地。

比 夫 哈比，搞得他灰心丧气的事何止这一件呢。

哈 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比 夫 别管它。只要你别把事情都推在我头上就好啦。

哈 比 可我想如果你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——我是说——你在外边有没有前途啊？

比 夫 说真的，哈普^①，我不知道前途是什么。我不知道——自己应该要干些什么。

① 哈比的爱称。

哈 比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比 夫 说起来，出了中学我就用了六七年工夫尽量想干出一番事业来。运务员啊，推销员啊，哪行没干过？这真是渺小可怜的生存方式。夏天里火热的早晨要到地下铁道赶火车。一辈子都在盘货，打电话，买进卖出。为了两星期的休假，一年要受五十个星期的罪，其实你向往的无非只是到野外，脱下衬衫歇歇而已。再说你老是还得超过别的家伙。话又说回来——你就是这样子在创立前途。

哈 比 哦，你在牧场里真痛快吗？你在外边满意不满意？

比 夫 （越说越激动）哈普，打从战前我离家以来，我干过二三十种行当啦，结果都没什么两样。这点我最近刚明白。在内布拉斯加那时我放牛，后来在南达科他和北达科他，还有亚利桑那，如今又在得克萨斯了。我想，这就是我现在回家来的原因，因为我明白这一点了。要知道我干活的这个牧场，现在又是春天了。牧场里添了十五头小马。没有比看到一头母马和一头新生的小马更叫人上劲的，没比这更美的了。要知道现在那儿正凉快。得克萨斯现在正凉快，春天到了。每逢春天来到我安身的地方，天呐，我一下子就有这种感觉，觉得自己真是一事无成！整天跟马儿厮混，一星期挣个二十八块，我到底图个什么呀？我三十四岁了，该为前途着想啦。这时我就匆匆回家了。眼下，我到了家，可我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。（稍停）我始终抱定宗旨决不虚度此生，可我每次回到这里，我就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只是虚度此生。

哈 比 你是个诗人，这点你知道吗，比夫？你是个——你是一个——空想家！

比 夫 不，我搞得稀里糊涂了。也许我应当结婚。也许我应当专心干门什么行业。也许我苦就苦在这一点上。我就像个孩子。我没成家。我没立业。我只是——我就像个孩子。你满意不满意，哈普？你倒是有成就的人，是吗？你满意不满意？

哈 比 才不呐！

比 夫 为什么？你不是在赚钱吗？

哈 比 （精力充沛，表情十足，走来走去）我眼下只能等门市部经理过世啦。我倒应该当上门市部经理呢。他是我一个好朋友，他在长岛刚造了一座怪好的住宅。他在里面只住了两个月光景就卖掉了，眼下他又在另造一座了。房子一造好他就无法受用。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等他过世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图个什么。有时候我坐在自己的一套公寓里——孤单单一个人。我就想到自己付的房租。这真荒唐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这不正是我经常盼望的吗？自己的公寓房子，一辆汽车，一大帮子女人。可他妈的，我还是寂寞呀。

比 夫 （满腔热忱）听着，你何不跟我到西部去？

哈 比 你跟我吗？

比 夫 可不，也许咱们能买进一个大牧场。养养牛，使上咱们的力气。像咱们这种体格的汉子应当在野外干活。

哈 比 （劲头十足）嘿，洛曼兄弟么？

比 夫 （无限深情）可不，咱们就会名扬天下啦。

哈 比 （着迷）我梦想的正是这个，比夫。有时候我真想在店堂中剥掉衣服，把那个该死的门市部经理揍扁。我是说我能把那店里的任何人都揍扁，揍垮，揍死，可我不得不接受那些渺小平凡的狗崽子的差遣，真弄得我忍无可忍了。

比 夫 说真的，老弟，要是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在外边就高兴了。

哈 比 （热心）瞧，比夫，我周围的人都那么虚伪，弄得我经常降低自己的理想……

比 夫 小弟弟，咱们在一起就能相互帮衬，咱们就有可以信赖的人。

哈 比 要是我在你身边——

比 夫 哈普，苦就苦在咱们俩都没学会捞钱。我不知道怎么捞法！

哈 比 我也不知道！

比 夫 那咱们就走吧！

哈 比 就是有一点得弄清楚——你在外边有什么出息？

比 夫 可瞧你那个朋友。盖了座住宅，就是没有那份安宁的心境住进去。

哈 比 是啊，不过他一走进店堂，大家就都肃静回避。店门里一年滚进五万二千块钱，可我小指头一拨弄就比他脑筋一动进账的还要多。

比 夫 哦，可你刚才还说——

哈 比 我得给店里那帮自高自大的董事们看看哈普·洛曼能出人头地。我要像他走进店堂那样走进去。那时候我就跟你走，比夫。我担保，咱们将来就在一起。不过带着今晚咱们一起玩过的那两个。说起来她俩真正是尤物。

比 夫 对，对，多年来我见识到的就数这两个是尤物。

哈 比 我随时想要就随时搞一搞，比夫。每当我感到恶心的时候就搞。唯一的苦恼就是，这正像玩滚木球什么的。我只是一个劲地把木球滚倒，什么意思也没有。你还是跟一大帮子女人鬼混吗？

比 夫 不。我倒希望找个姑娘——靠得住的，实实在在的人。

哈 比 我朝思暮想的正是这种人。

比 夫 别胡说了！你反正不想成家。

哈 比 没有的事！这个人要有性格，有反抗意志！你知道吗，就像妈那样。我告诉你这话，可别骂我混蛋。今晚跟我玩的那姑娘夏洛特定好在五星期内结婚啦。（他试试新帽）

比 夫 这话当真！

哈 比 可不，那家伙就要当上店里的副董事长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竟然鬼迷心窍，也许我就是有股特别发达的竞争心，可我去，还糟蹋了她，更糟的是偏甩不掉她。他是我如此对付的第三个董事了。这岂不是一种卑鄙龌龊的特性吗？更有甚者是我还要参加他们的婚礼！（愤愤不平，却呵呵大笑）按说我不应该接受贿赂。可厂商不时塞给我一百块钱钞票，要我把加工单给他们。你知道我为人多老实，可这就像那姑娘